

中國新文學叢刊

趙滋蕃自選集

22

39

I217.2

4434

業股份有限公司

22 刊叢學文新國中

趙滋蕃自選集

(下半部社會)

黎文明事業公司印行

趙滋著自選集

版權所有
翻印必究

中國新文學叢刊 22

著者：趙滋

出版者：黎明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印刷者：大勵彩色印刷股份有限公司

地址：台北市新生南路一段九十七巷十七之一號二樓

發行者：黎明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總發行所：台北市長安東路一段五六號

門市部：台北市信義路二段二二三號綜合書城

台北市重慶南路一段四九號

台北市林森南路一〇七號

高雄市五福四路九五號

定價：精裝 一一〇元
平裝 八〇元

新台幣

中華民國六十四年五月初版

中華民國七十年十月再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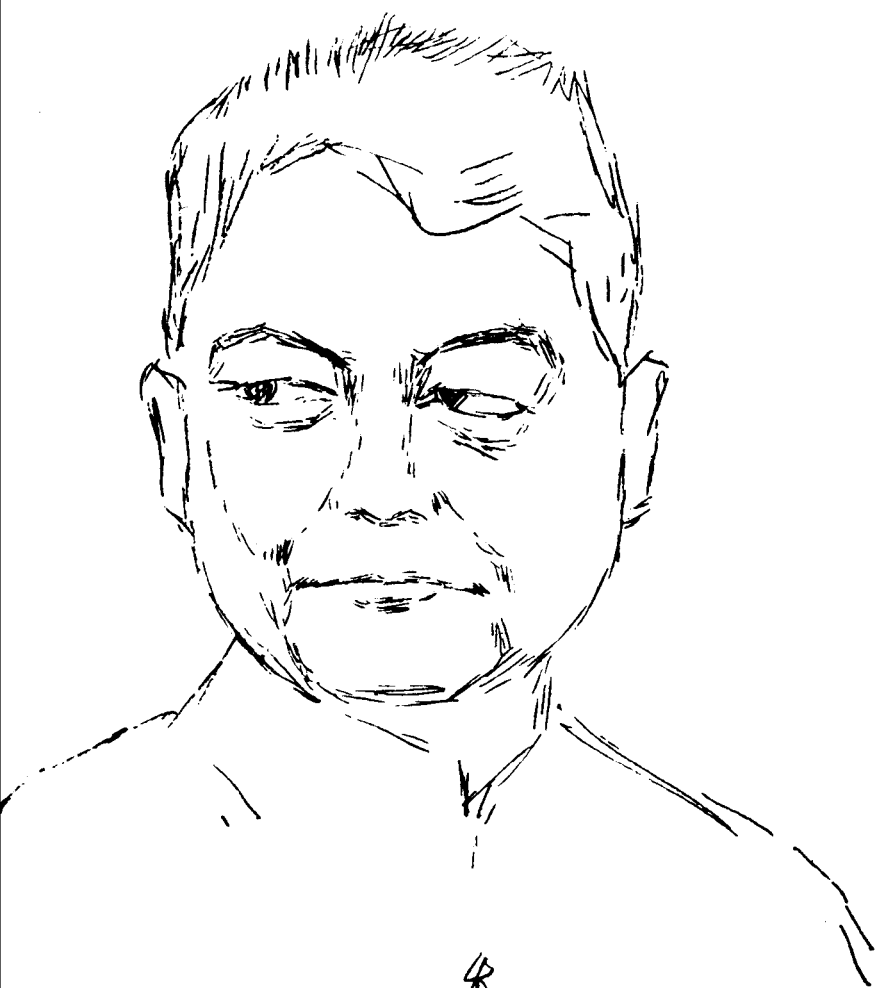
郵政劃撥帳戶一八〇六一號

行政院新聞局出版事業登記局版臺業字第一八五號

勿爲死者流淚

請爲生者悲哀

——酸秀才



4. 1972





藝術就是表現。表現是自然流露，

不是刻意求之，以欲其如流水，行乎其地

乃得之，止乎其所以止。當年其河文

神秀必就在此方筆之背而此字一連叩

此法當年，一定會有妙處。

關於我自己

用短短幾百字，來勾勒我浪漫的一生，我突然想起了一個比喻和一個形象。

有人比喻康德的一生，是規則動詞裏邊最規則的動詞；而我，恰恰相反，是不規則動詞裏邊最不規則的動詞。就學習經歷來看，早年進湖南大學，唸的是數理系數學組；參加青年遠征軍復員原歸來，改唸經濟系；然而現在卻吃的是寫作飯。已極盡不規則之能事。從籍貫來看，我是湖南省益陽人，出生卻在「番邦」。回國一心參加抗戰，可是拜冬瓜身型之賜，每到一處把我當日本鬼子辦。愛過、恨過，可是現在愛過的已成永憶，恨過的卻並未成為泡影。諸如此類的事情，使我想到人生原是一大笑話。

我是一九二四年二月二十六日出生的，時近子夜。五十年的流浪生涯，使我帶絲游俠氣質。我彷彿是從游俠列傳中踱出來的怪物。豪飲、豪賭，參加過常德會戰與衡陽會戰，拼過刺刀，也殺過人（雖然事後總有基督徒的懺悔）。在香港瑣尾流離十五年，最初期的艱苦生活，非人的生

活，就表現在這本「半下流社會」之中。

我倒楣一輩子，大概跟不規則動詞和游俠氣質，多少總沾帶一些關係。然因此卻豐富了我的生活。我什麼都卑不足道，但卻以多采多姿的生活自豪。

四十歲是人生的界碑。四十歲以前，創造回憶；四十歲以後，就享受它。而一個寫作的人，一旦進入沒有值得一寫的生活，就應該默爾而息。頑強的生命力，是有精神內容的，值得一寫的莊嚴主題，它實證了自我的存在。謹以此祝福新起的一代。

一

「天是棺材蓋，地是棺材底；喊聲時辰到，總在棺材裏！」酸秀才口中唸唸有詞，將那件又酸又臭的破毛線衫，連抖幾抖。那股噁心的氣味，活像一架舊印刷機。

迎風盤坐在酸秀才左邊的老鐵，暴睜起一對浪子和強盜的傲慢的眼睛，惡狠狠地偏過頭來瞅住他。看樣子像要發作，終於又咽了下來。因為，酸秀才正強烈地抽搐於咳嗽中，急促的呼吸，像鐵匠的風箱，心跳動如鐵鎚。一包眼淚一包痰，模樣兒倒也怪可憐的！

除了「十二點差五分」柳森，因生理關係，呆坐在姚明軒的身旁，斜瞇着一雙眼像窺探甚麼似的外，還有鄭風出神地在捉他的虱子，牙關咬得格格支支的響。其餘六個人十二隻帶血絲的眼

睛，都向酸秀才集中。

酸秀才面多皺紋，灰黃若沙磚。一頭枯髮，蓬起來像隻剛鬍敗的公雞。貼骨的腮幫子上，稀稀朗朗的插着灰白短髭。那模樣，一望而知是個吃夠苦頭的人物。此時，他那乾癟癟的蝦蟆嘴微張着，哈虎哈虎的在緊急換氣，細長的鴨子頸不時發出嚇嚇痰響。他的滯澀的灰黃眼睛，被咳得火星直爆；鼻頭皺縮成了一個圓結。兩排肋骨，雖被鬆弛的黃黑色皮囊包住，但隨着咳嗽的斷續進行，就像吹綳一池春水，成一個個半弧形的波紋，向肚臍這一圓心波動。粟粒性結核的長期消耗熱，使他瘦削得不成人形；他的生命，正如他的灰白的枯髮，確實祇剩下一條灰黯的殘影。尤其與老鐵那穿過「欽賜黃馬褂」，身經百戰的黑漆漆的結實身體一對比，復蘇的幻滅之感，空虛的生之悲哀，會使人們的心靈在這種毫無根據的希望和失望間徬徨。

提起酸秀才其人，確也有點小名氣。他對面坐着的麥浪，當年還曾在清華園哲學系的講壇下，聚精會神地聽過他的「有若無哲學」。不過，一個淳樸的時代已經過去，人們除了欣賞他的七分饒勁，三分怪癖外，再沒有人願意領教他在學術上的成就。而這位一生追求萬有的解脫，以求滿足其自我願望的哲學家，雖力求捕捉生命中最幽微的韻趣，萬有的真實存在，但最後得到的卻是自我的虛無，思想的混亂。在這裏，他種下了他那「有若無哲學」的苗。他將一切否定，將一切生活形式與內容，詛咒成荒謬的一致，可鄙的乾枯！他認為：人生不新奇，便一無所有；而

新奇的生活，卻使他害怕。他就是這樣的一個讀書人。——這個世紀中一個灰黯的電子顯影。

駘蕩的三月的和風，吹拂在荒漠的天臺上。這是個梅雨剛過後的艷陽天。疏疏落落，斜搭在天臺每一牆角的蘆席棚與漉青紙棚，還有青煙似的霧氣淡淡冒起。南國的春天來得太早，去得太快。雖說時節還是煙花三月，太陽晒在流浪漢的赤膊上，倒有點辣辣的感覺。這時的室外溫度，根據早上四樓住客的「麗的呼聲」的天氣預測報告，是華氏五十九度，吹微微的東南風，天氣晴朗或有微雨，就是這半晴半雨的天氣，在久熱的流浪漢們的心頭發霉，大家都好像吃了幾擊空心酒兒似的。

酸秀才上氣不接下氣的咳嗽，成週期性地還在進行。又白又膩的鹽痰，縱橫吐瀉大半張新聞紙。痰中的血絲，被海風一擦撥，被陽光一折射，正在輕微抖顫。老鐵與姚明軒左右攙扶住他，大家都悶在肚裏，痛在心頭，一聲不響。天臺上，恢復了原始的寂寞。

翹起一對光腳板，伸直兩腿，坐在酸秀才斜對面丈多遠的鄭風——這位過氣的四川土財主——此時捉虱子正捉得興起。但見他熟練而技巧地翻轉兩個大拇指，對準那些翹着尾巴，躲藏在破襯衫夾縫中的灰色動物，狠命的進行掃蕩。他兩眼圓睜，粗眉倒豎，那副土頭土腦的認真相，好像正在量收租穀。

鄭風緊張一陣之後，覺得很累，長長地舒着氣，將身子向後仰了幾仰。浮着血絲的肺痰映入他的眼簾，他幾乎噁心得要作嘔。於是，將灰黃色的破襯衫一扔，命令式地開腔了：

「喂！老劉，你這龜兒子硬是弩扭！要你好好晒一覺，你卻偏偏要來捉格蟲。風吹癆病壳，祇欠一付『伸腿瞪眼丸』，真是壽星佬官弔頸！」說罷，將兩手像趕蒼蠅似地揮動。

酸秀才泛起發楞的灰黃眼睛逼視住他，失神的眼光中燃燒着憤怒。他口是張開着的，痙攣了一下，但沒有說話。高聳的顴骨與深陷的太陽穴接榫之處，暴出了兩條青筋。

麥浪見場面尷尬，不得不連忙打圓場。

「老師，躺躺吧！這苦日子總該有個盡頭。假若今天王亮能夠平安地返來，我想我們即使典盡當絕，也得想辦法替您治病。留得青山在，不愁沒柴燒；美好的日子落在後頭。希望您愛惜您自己的身體，大家快快樂樂地過這清苦日子。起來，好嗎？我攙您到紙被窩中間去靜一靜。」

酸秀才橫掃了麥浪一眼，還是悶聲不響。微將那象徵結核體質的細長頸子伸了一伸。那股高傲而無怨言的憂鬱神氣，十足地體現了他那「有若無哲學」的精髓。

「劉先生：要多多珍惜身子骨啊。」說話的是姚明軒，咬字異常清晰，聲調也抑揚頓挫適度。他一面將盤坐的雙腳伸直，提起兩個拳頭擂鼓似的敲打發麻的大腿，一面向酸秀才苦勸，語氣近於哀懇：「儘管理想是『有若無』的，但理想總能使人暫時解脫；儘管希望是『有若無』

的，但希望總能使人暫時興奮；儘管肉體的幸福是『有若無』的，但肉體的幸福能使人暫時陶醉；儘管生命是『有若無』的，但活下去應該是一種權利，一種義務。當您肯定了不斷消逝着的現在，是生命的唯一可靠的形式；當您肯定了生命的價值，大過死亡；您就會明白生存是第一等權利！有勇氣活下去，是第一等義務！不是嗎？劉先生！」

「嘖嘖！得了，得了，別裝腔啦！你真棒！……算我倒楣，又聽了一段文明戲的對白。」酸秀才打斷了他的話頭，手指頭擊向空氣，劃了一個半弧。「須知，此處是天臺，不是舞臺；此處是沿門托鉢之所，不是你當年的燕園！甚麼理想？甚麼希望？甚麼幸福？甚麼生命？……還不是腐爛的生活！」

他一時找不到適當的字句，頓住了，然後用低沉、嘶啞的聲調接下去：

「我們的一生，不過因忙於忘掉死亡而度過！但無論誰都受了死刑的宣告。所不同的，祇是時間這位老法官……還有着一個不定期的執行猶豫。幸福嗎？幸福中有近於鄙陋的東西，比沒有幸福更令人噁心。理想與希望嗎？它在我們心中，極少保留到瞬間以上，使我們認它不是悲哀的東西！……我劉子通，既不求聞達於時代，也不必苟全性命於亂世。生與死在我，本看成是『有若無』的！」

另一口痰，又塞了上來，擋住了他那連珠砲式的激辯。他淡漠的笑了，一笑——一種古怪的，

像哀哭一樣的笑——算是結束了他的長篇大論。

劉松是一個江湖上賣膏藥的夥計，他在行伍中，是老鐵當營長時的勤務兵，自然聽不懂這些文縷縷的酸話。他看見酸秀才講話太辛苦了，不得不粗聲浮氣地把話頭插進來：「講，成日講！邊度有咁多話講㗎？睇你講到口都乾晒囉，乜重唔合理你張死人嘴！」

攔口不開的老鐵把臉一沈，示意叫劉松停止講話。他用手在眼睛上搭個篷，偏過頭去，向酸秀才表示歉意。然後劈開兩條腿，長長地吁了一口氣。

原始的寂寞又回來了。天臺上，九個人你看着我，我看着你，牙縫裏簽不出一句話來。含淚的希望，微笑的幻滅，出奇的悲哀，世紀末的抑鬱氣氛，都融貫進這「有若無」的現實中。他們一方面在盤算，假若再下雨，一頓發酸的麵包皮，一頓大酒店中走私來的「什錦粥」，就會成為問題。因為，李曼賣掉的那隻小金戒指，維持到後天，已經是塘乾魚盡。他們一方面又惦記着王亮，差人找他去問話，兩天還沒有回來。另一方面，卻為酸秀才的病所牽繞。他們都曉得，乾着急到底不能解決問題。巨大的不安，像烏雲一樣靜悄悄地壓在他們的頭上。

此時，天臺的另一邊，隔着一堵矮牆，傻小子父子倆，逃亡解放軍「連指」張得標，方興業，還有做過兩任縣太爺的張輝遠，當過保長的吳孝慈等，正層集在一堆賭沙蟹。他們起先是默

默地下着英國香煙盒製成的賭注，過後也有囂囂的爭吵。他們以他們沿門托鉢的地盤做賭本，賭輸的在這一天內，就得另找噉飯的門路。但從隔牆聽來，豪賭場面之偉大，賽過全香港最豪華的私人俱樂部。

「梭了保德街！」

「梭了砲臺道！」

「梭了大學堂！」……

亂七八糟地從矮牆後傳了出來。這聲音掛在賭徒們的嘴上時，確也有幾分動人的節奏；但一飄進這羣捉虱子的夥計的耳裏，也是怪刺耳的。這空漠的天臺，不，這空漠的世界，好像專為賭徒而存在。他們空手撈進這個世界，一無所獲，卻無所不獲；他們懷抱着空虛，卻擁有整個兒夢的世界。他們想像中的天地，比富的更富；他們的現實生活，比窮的更窮。

短垣的這邊，老鐵與張弓，不斷地唉聲嘆氣。短垣的那邊，小僵子的父親老道友，正為起到一副同花大順，裂開破鑼似的嘎噪子，呵呵地笑個不停。

「王亮幾時回來囉？」慨歎的是張弓，一位樸實的數學系講師。

「胡百熙怎麼還不回來，這包打聽老是誤點。」低聲說話的是麥浪，他期待胡百熙，比甚麼人都心切。因為他至少可以從胡百熙的嘴上，聽到一點關於王亮的「路邊社」的消息。這消息雖